

蔣德小傳

上海有正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式月壹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一日發行

版權所有

編輯者 吳門天笑生譯
發行者 上海海甯路
印刷所 上海望平街
發行所 天津東馬路
分發 漢口黃陂街
發行 南京奇望街
行 蘇州郡亭橋
所 廣東雙門底
聖賢里

舊德小傳

(定價大洋三角)

吳門天笑生譯
有正書局
上海海甯路
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天津東馬路
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
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
有正書局
蘇州郡亭橋
有正書局
廣東雙門底
有正書局
聖賢里

蓓德小傳

(揆)

(笑)

第一章

英國威爾西之蘭司多莊有名葛利福者欲延聘一英國女郎乃登一廣告於新聞紙其詞曰今欲聘請一英國籍之女郎年可在二十五左右姿質須慧美品性亦端正因主人擬他出託其代理家事暫以四月爲期并有女孩一人由其保傳及家畜一切歸其管理其餘條件一任自由如願就者可至某某處接洽可也

時有一女郎芙爾芳蓓德者適見此項告白閱之頗爲注意時正在早餐時也蓓德所居距勃林登街稍遠之倫敦街中自見此告白後心頗爲動曰余將應此召募彼所募者爲英國籍之女郎年在二十五左右其條件亦甚自由良合余意密散司芙爾芳曰蓓德如何堪此且脫令汝阿父見之當不以爲然此余之所以未敢贊成者蓓德曰大生奚論男女皆當有一職業今吾一家人各有一業繫余獨無在理余不

能坐食急當往應此聘矧有此良好之機會實爲千載難遇者余當修書往就其聘也密散司芙爾芳者蓓德之繼母也仍阻之曰蓓德汝年穉未諳歷長日閨門中烏能出而爲人佐理家事汝爲一慈善之女子寧能向此素未謀面之人家求此生活我願汝暫勿離家從來年少人每喜自由活動顧因此而生悔心者比比然矣汝宜澄心思之

時則蓓德弗聽其繼母之言忽忽出室心中滋悅蓋蓓德生平持論謂女子須求獨立奚能倚賴他人彼其意恨不突生兩翼以雄飛于世界即由破甑所鋪之扶梯迅步至屋頂之小室覺眼前種種景物悉現歡欣之象經二十分鐘後渠即繕成一信並將己之照片封入又躊躇五分鐘乃往郵局寄發

第願就此職之書已投特不審前途之合意與否經兩日後蓓德接得一函驗其郵印爲威爾西蘭司多莊所發者其發信人之筆跡至爲粗劣並不中程式書言自接到蓓德之函及其照片良爲欣悅願先聘訂四月付薪金四十磅並約定在葛雷旅

館經律師訂定契約其事遂定

一日時光在六月中芙爾芳蓓德攜一上等之衣箱及其他行李二事至加迭城堪威爾火車站下車徘徊於車站月台之上詢諸車站中人則云停駐於車站外之街車係開往蘭司多莊者然其時固已滿街燈火矣蓓德一躍上車力囑司行李者加意看守俄而呼哨一聲車已開行矣

同車者有一極肥碩之婦人携一灰色之鸚鵡更有一瘦人則持種種之棕色紙包大小長短爲形不同鸚鵡頗能學語格磔作人言蓓德頗好之漸與此鳥習則用牽引逗之顧一轉瞬間已將蓓德之手衣啄一洞矣

爾時彼肥碩之婦人見之即叱曰派里汝真惡鳥哉鸚鵡聞言反作磔磔笑聲車至道傍一村屋即行停韁肥碩之婦人攜此鸚鵡下車車又蠕蠕而行俄而此瘦人亦捧其鬘鬘之紙包下車而去此時僅蓓德一人在矣憑窗閒眺夜氣逾清沿路景緻頗不惡蓓德因已早聞之矣

繁星如雨。涼月一鉤。而兩堤樹木。大似軍隊之列陣。村童聞街車轆轤。自門前過。咸衝扉而出。大聲譁呼。以歡迎之一。似尊貴人車駕之遙臨者。已而車臨曠野。遙聞海潮。唄聲知地。漸近海。至車停時。舊德之視線。乃由半明半滅之光中。得見矮屋如鰐高樹。擎天屋內。燈光自窗櫺中射出矣。

御者叩門。一瘦婦人出。後隨所蓄之犬。一大羣。脫有人編練之可成爲一師團也。大小高矮。尤不一。致瘦婦人。即行至車畔。以倫敦城外鄉土之語。詢曰。客非密司芙蓉芳乎。我知必無訛也。舊德曰。是也。此瘦婦人。即趨前扶舊德下車。人雖瘦瘠。力大無朋。幾將舊德手提之以出車門。

舊德曰。我有衣箱一具。及行李數事。煩君一爲料理。此數幣交君。請代爲一付車值。瘦婦人點首稱是。此時屋內雇工。均出而迎接。其一師團之犬。亦止而不吠。搖尾。嗔足。似有迎迓新來賓客之意者。於是舊德遂入門。

舊德入室。則見一年約六七齡之女娃。方衣寢衣。獨坐室中。一見舊德。即以溫潤如

玉之手納諸蓓德手中欣然曰是密司芙爾芳乎我待汝久矣我本已睡乃起而視汝汝勿告巴治也蓓德亦歡笑承迎曰我未爲汝件亦不惡耶敢問誰名巴治者女娃以手外指曰渠頃已出矣密司何未見耶

當女娃言時即拽蓓德至於一修潔之室中見案上一燈熒然女娃推其坐於一圓椅中已亦陪坐其旁未幾外室人聲喧雜則爲密司芙爾芳搬運行李也行李既盡街車亦他往時女娃亦入他室巴治立門次語之曰密司芙爾芳我奉主母命傳語於君謂若輩不期有人延往他處可一星期中即歸願姑娘在此安心住居脫姑娘需何物者乞即告我我當爲姑娘備之語時又自衣裳中出一函呈於蓓德

蓓德啓視其函即覺有摺疊之一物則五磅之銀票八紙應手而出復讀其書曰密司芙爾芳慧鑒君以遠道來任吾事至爲感慰願素未一識君面而君方來時我又他往不審君將視我輩爲何如人也第吾輩此次他往亦不過一星期之光陰必將歸家願擬白君後再行就道無如此非一二語可以即了者以是本難如願望君安

心居此並乞善爲護持。迦因巴治者亦良善之人也。爲人誠懇諸事可託。餘不盡贅。葛利福啓。

舊德雖誦再三。仍實諸封筒中。巴治乃又携咖啡一壺及冷火腿一盤佐以麵包。曰：密司美爾芳胸中得無飢乎？請進此點心者。舊德曰：謝君見惠。巴治曰：密斯欲往視臥室乎？脫君願往者。我當爲導。因即導舊德至一樓上。明窗淨几。位置亦頗井井。室隅一小榻。則此衣紅色睡衣之女娃已睡。

巴治曰：此即密司迦因也。渠將分佔君室之一隅。主人之意。囑密司將護此雛。因與君同處以便隨時照拂。故敢如此布置。舊德頷之。巴治又曰：即此羣犬亦聽密司管理。語畢而行。舊德即迅至食堂。蓋此際腹中已輾轉作雷鳴矣。

當舊德至餐室時。迦因亦下牀。則時時往窺舊德。舊德傾壺中之咖啡。即曰：密司。迦因汝來此何爲？宜早就眠矣。迦因曰：我亦欲得片肉食耳。且余犬馬利亞亦頗嗜此。舊德以今日初來一任其飲啖。於是迦因大張其胃。舉麵包牛乳咖啡亦悉訥諸胃。

中飽餐。後乃曰。密司。美爾。芳汝。實佳。甚我愛汝。願汝永在吾家。蓓德聞言。良喜。曰。密司。迦因。我輩飽餐後。可往睡矣。明日早起。俾汝可以爲余導視一切也。迦因曰。諾。蓓德曰。汝家一羣。亦均睡眠室中乎。迦因曰。否。祇馬利亞與我同睡室中耳。次日朝。自窗櫺間射入。迦因即呼曰。速興。速興。密司。蓓德。汝何嗜睡。有如我之伯母亞。盍。也。早餐後。蓓德由密司。迦因及巴治。指示。蓓德以各項職務。除家人外。又歷數以家畜種種。計小馬一。兔三。鸚鵡一。貓二。龜一。以及小貓多頭。其餘則爲羣犬。蓓德見之。不禁大駭。而尙有。小熊一頭。尤爲蓓德所怖。其熊名約翰遜。此均。迦因告之。蓓德者。蓓德詢曰。此熊由何處得來。耶。迦因曰。乃台司。孟從遠處携來者。蓓德曰。誰爲台司。孟者。我更不識也。

迦因曰。台司。孟恒至此間。特密司。自昨夜至。彼乃未來耳。頃聞渠已往遠處。且異日當携獅虎至此也。蓓德與迦因互談良久。遂進午膳。肴。豐美。頗適人口。蓓德恣意大嚼。並手一雜誌。坐於廊下。細讀之。迦因跳躑於園林中。而蓓德乃竟未之見。及至。

迦因遊倦。乃呼曰。密司。芙爾。芳。汝曾見我衣服。已爲泥污否。舊德仍含糊答之曰。汝勿好弄口。雖作是語。而目光仍注於雜誌中。一手翻閱其書冊。殊不留意。

少選。至飲茶時。迦因以目視舊德良久。曰。密司。芙爾。芳。汝實爲一奇異之人也。舊德愕然曰。汝言何指。迦因曰。余性頑強。他人不聽余。若此而汝獨不責余。何也。舊德曰。汝自頑強。與人無損。然終必有悔悟之時。我亦性好頑強。然而無益。願密司。迦因深思之。迦因曰。余以頑強故。而曾受笞責。然過後。曾不悛改。一日適當受責時。幸爲台司。孟所勸止。余感其意。力抱其足。以親之。

第二章

一日爲舊德蒞此之一星期矣。遂偕迦因及羣犬作林野之閑步。此林在蘭司多莊鄰近。迦因與衆犬跳躑林間。爲狀滋樂。時在六月。此間天氣殊涼。巴治爲製種種餅餌。以供食用。并謂渠將往勃林克里訪其友人。於是將門反鎖。置鑰於一階石之下。其置鑰之處。惟家中人知之。餘不能悉也。

午後衆皆行矣。蓓德至林墅間，仍手不釋卷讀書於秋樹之根。俄而迦因與羣犬皆不見。蓓德守候至半小時，即往林中尋覓。然終未見。因即趨歸家中，念迦因性素跳踉，或已偕羣犬歸矣。

顧蓓德舉止安閑，情態洒落，初無急遽之狀。緩步於羊腸之徑，自林木中遙望見海岸，白鷗飛翔，意態極爲閑適。此天然風景，實足令人盪滌塵襟。蓓德自來此岑寂之古村，心愛特甚。斜陽一抹，掩映於林梢處處，皆是美觀。而鳥語花香，波光山色，皆足以娛目賞心，引人入勝也。

蓓德方行至賴文司村之轉角，即望見家中。小馬仍睡於原處，而狸奴引其雛，則綠樹爲樂，惟不見迦因。大羣犬耳方瞻矚間，見廊下有一人正坐於修椅，且作假寐之狀。蓓德乃緩步行至其之前，心中狐疑，念伊何人者，得無葛利福君突然歸來乎？顧迦因曾以阿父照片示我，初不相類也。

俄而是人起立，則見其肩博而背寬，身尤碩碩，面目略帶蒼癯，顧甚清整。雙目仁慈，

望而知爲一長者。乃以笑容迎之。曰：密司午安。舊德以其棕色之慧目注視此人。曰：敢問先生何人。儂殊失禮。斗膽一詢。也是人將言時。又笑容可掬。曰：余爲葛利福君之老友。來此將詞其已歸否耳。

舊德曰：葛君夫婦尙未歸。想彼遊興未倦也。是人曰：然耶。又向舊德曰：敢問密司爲何人。前此未見君也。舊德曰：余爲葛利福君夫婦出門後。囑余代操家政者。語時微現驚惶之色。即曰：噫。誰入此室者。是人靜言曰：姑娘勿訝。蓋僕於原處覓得門鑰。已啓門入矣。此時舊德已蘊怒。意念是客亦殊奇特耳。

因曰：然則客已開門入室乎。客曰：然。敬告姑娘。僕爲葛利福君之老友。即台司孟堪尼司是也。舊德曰：奇哉。余知台司孟君刻不倫敦。也是人笑曰：誠如姑娘言。蓋在威爾司耳。語作微笑。又曰：姑娘將以我爲贗鼎耶。

舊德無語。然默念此究爲台司孟堪尼司與否。我固不識。猶憶今日晨間巴治與迦因共道。台司孟已往非洲之野。矧於報紙中曾見鄰家一竊案。亦爲一紳士所爲。則

今日之事。甯能不防。少選是人。又曰。密司許吸煙乎。蓓德領之。是人曰。姑娘勿疑。僕斗然來此。似覺唐突。然前曾屢來此。故能探得其鑰匙所藏處也。

其人復笑曰。我與姑娘曾未謀面。脫姑娘疑我者。我亦可疑。姑娘今有一女士自稱爲葛利福家代掌家政者。然向者出入葛利福家。曾未見有此君也。蓓德曰。君乃以我之矛。反攻我矣。是人取火柴於手。燃以吸烟。笑曰。密司言當實則。吾兩人以曾未相識。遂懷疑慮。但我弗疑姑娘。願姑娘亦勿疑我。我輩上流人。奚能作此贗冒之勾當。不如坐談。以破岑寂。

蓓德無可如何。自衣裳中出時表視之。短針已指五點。默念。迦因率羣犬何往。矧此際巴治亦將歸矣。方沉思間。忽聞門外一陣笑聲。則迦因已疾趨而入。羣犬跳跟隨之。迦因一見來客。卽飛奔其前。投身懷中。羣犬亦圍繞來客。頻舐其手。蓓德始知是客確爲台司。孟非贗鼎也。迦因以兩手抱台司。孟之頭曰。余初不料汝歸之。若是其迅也。台司孟曰。余特來觀約翰遜者。不審彼近來長大至何許。我將携之往沙胡也。

迦因曰。余實不喜約翰遜渠。乃殺吾小貓雪兒。又欲抓我蠟制之娃娃。余甚欲其早日他去者。忽又轉念曰。密司舊德何往。噫。密司舊德乎。是即我所告君之台司孟。又語台司孟曰。汝愛密司舊德乎。我則摯愛之。余雖倔強而密司舊德則曾不責我。我故尤與之睦。於是台司孟復與舊德握手行禮曰。佳哉。密司將從此迦因受君陶冶。改化爲柔情耳。

時則台司孟目注舊德而舊德笑。而他顧已而台司孟乃抱置迦因於膝上。並含笑詢之曰。汝識我名爲台司孟。汝亦知我另有他名耶。迦因曰。否。否。我只知君爲台司孟耳。台司孟曰。汝知我確爲台司孟。然而汝之密司舊德乃不信我爲台司孟。我又將何從分辨。迦因曰。密司舊德汝乃不信渠爲台司孟耶。舊德曰。是也。頃者誠有開罪先生之處。良深抱歉。

舊德乃於台司孟前致歉。忱惟詞意甚爲冷淡。台司孟曰。此又何足爲意。即余頃者亦有冒失。唐突之處。殊覺歉仄。惟當時鄙人以賤名告姑娘。而姑娘雅號乃未賜示。

何也。時迦因正翹一足作雀躍狀。聞台司孟之言。即曰。此爲密司。蓓德君頃者不已知之耶。台司孟曰。我恐巴治或不呼彼爲蓓德姑娘。迦因曰。然巴治呼彼爲密司。芙爾芳耳。台司孟微領其首曰。是矣。密司芙爾芳吾輩今日應作正式之紹介也。少選蓓德即起身出室。迦因呼曰。密司蓓德。汝何遽行耶。台司孟微語曰。彼實一佳人。令人可慕。迦因曰。渠與余同睡一室。我一室中僅有余與蓓德二人。余今將往。噫。若汝其與我偕乎。台司孟深知已與蓓德交尙淺。偕往恐不能博蓓德之歡迎。則曰。否。余將出外散步。藉舒空氣。歸來爲我豫備一茶可耳。迦因曰。我與汝偕行。何如。台司孟曰。汝勿行。防密司。蓓德見嗔耳。

爾時蓓德自樓梯而上。即至己室。因憶對門有一室。其門常扃者。我固未嘗一探。爲何人之屋也。今日偶思及此。蓓德卽遽推此門而出。見有衣箱二事。置室中牀上。及椅背均男子之服。而鏡台上則髮刷。薙刀俱備。蓓德斗憶是必台司孟向日曾居此屋者。而我頃者之唐突殊覺令人不堪。爾。

於是蓓德即下樓烹茶坐飲俄爾馬利亞來力喚其門而迦因與台司孟偕入矣迦因曰密司蓓德今夜台司孟君不睡已室聞將住居郵局中去矣蓓德聞言狀至疑訝曰何也台司孟曰住郵局中較爲便利蓓德笑曰台司孟先生得無以我頃者開罪於先生之故乃至不欲居此乎

台司孟曰密司芙爾芳此區區小事奚庸掛懷嗣後我輩不許再遭及此矣我之住居郵局者以在彼較自由且將與密散司格龍地謀面耳蓓德曰密散司格龍地亦住蘭司多莊乎渠年已高矣迦因曰誰爲格龍地我乃未見台司孟君汝以何時識彼其人善耶台司孟曰我識之已久汝乃不知耳

嗣蓓德即至餐室曰君輩思茶乎迦因曰善我正口渴耳方蓓德淪茗出迦因忽呼曰台司孟君我恐密司蓓德不喜汝汝勿與密司蓓德作喋喋之言台司孟無語惟以目微睨蓓德則見斜陽一角適射于蓓德之粉頸蓓德亦含嗔語曰迦因汝話乃無因

時則台司孟蘸此牛油於麵包上笑曰否密司芙爾芳決不怒余迦因曰前日密司
蓓德誤認汝爲闖入人家則非但怒汝或且畏汝台司孟大笑茶後乃往整理行裝
迦因亦往輒與台司孟娓娓談蓓德事迦因曰汝將約翰遜去乎將携之至郵局乎
台司孟曰否余將以星期六晨來取取彼後即登程耳
迦因曰然則汝將以星期六日他行乎台司孟點首稱是迦因忽以足抵地大號不
止蓓德在樓下聞聲疾趨而至曰迦因汝何爲者台司孟擁護女娃於懷笑曰密司
芙爾芳渠頑強之性又發矣此時台司孟百端撫慰之又曰我方整理衣箱時密司
迦因不審何故縱聲大號殆不欲我行耶

第三章

少選巴治亦歸顧爲時已八點鐘矣見台司孟在此頗爲奇訝曰密司脫台司孟君
以何日歸乎台司孟曰今日始歸耳巴治匆匆出遇蓓德於迴廊巴治曰姑娘宜治
膳以餉台司孟君渠爲貴客我輩當留飯也爾時台司孟亦適行至廊下告巴治曰